

學齡前兒童之主要照顧者正向親職及其影響因素

黃俐婷

壹、研究背景

我國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指出照顧或養育學齡前兒童主要的問題是「沒時間陪孩子」及「不知如何帶小孩或引導孩子學習」（衛生福利部，2023）。父母粗劣或嚴酷的管教方式，列為不良行為與反社會行為的幼童早期危險因子，可見父母教養對子女表現影響之深刻（Yoshikawa, 1995；引自馮燕等人，2013），在此階段，父母或因時間有限、不懂方法等原因會有較高的親職壓力。

在高親職壓力下，常會有忽視、虐待、或較專制的管教態度，影響親子關係與子女的社會情緒及認知發展（陳惠茹，2015）。為人父母者會出現調適體力耗盡，累積的常規壓力，尤其是缺乏適當的社會支持時，情形更嚴重（麥克尼、派斯，1994 / 2004）。較低的親職壓力與較高的正向親職有關，社會支持有助於正向

親職，儘管親職壓力的程度會破壞生活（Respler-Herman et al., 2012）。正向親職是在親子關係中建立正向的圖像，在兒童早期階段提供支持的、滋養的和有參與的親職，提升兒童高層次的利社會行為、自我管制與社交能力與低比率的行為問題（Akcinar & Shaw, 2018）。正向親職有助於兒童發展；負向親職導致孩子行為失序或有外化問題（Russell, 1997）。當主要照顧者缺乏適當的社會支持，親職壓力較高時，較難有正向親職，進而對兒童發展不利。

國內外多年來關於親職的研究主題多聚焦於親職教育（莊文芳，2019）；親職壓力（林惠雅，2010）、親職參與（林惠雅、周玉慧，2009）；共親職（程芷妍、沈瓊桃，2022），少數正向親職的探討（邱珍琬，2023；Ellingsen et al., 2014; Russell, 1997）。有鑑於正向親職的重要性，本研究在探討學齡前兒童之主要照顧

者執行正向親職的內涵及其影響因素？研究目的有：

（一）探討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正向親職、社會支持來源與社會支持功能有那些？

（二）探討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正向親職的個人與家庭因素有那些？

（三）探討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功能與正向親職之關係為何？

（四）依據研究結果，提供社會工作實務的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正向親職的意涵與重要性

正向親職被界定為正向情感、敏感有回應與認知的刺激、低度的負向情感、干擾性低和較無冷淡反應，幫助兒童發展復原能力和對於壓力的有效因應，促成父母正向認知與適應環境資源以建立親職優勢（Ellingsen et al., 2014）。正向親職為表達正向情感、主動傾聽、稱讚、正向對話、有情感的接觸，較少的批評和更多正向改變的要求，可以降低幼兒的內化症狀與負向情感（Cullum et al., 2022）。正向親職包括親職溫暖、親職參與及親職引導（Su et al., 2019）。

親職溫暖指的是彼此的正向情感連結，關心彼此在說什麼（Roehlkepartain & Syvertsen, 2014）；親職參與是指知覺

關注孩子的社會經驗，同時主動的提供重要的社會發展脈絡（Su et al., 2019）。在親職引導中，父母有可能出現不一致，一是父母親各有自己的親職作為，但缺乏協調與共識；二是手足管教不一致；三是暫時不一致，父母親管教風格隨個人情緒而改變原則，前後不一致，導致很難建立信任關係（Dwairy, 2009；引自林萬億，2018）。

在本研究中的正向親職為：（一）親職溫暖，指的是以正向關心、溫暖之口語與非口語表達；（二）親職引導指的是父母能夠分工平衡，同時管教能夠理性，有一致性；及（三）親職參與指的是敏感地回應孩子發展的需求，能有問題解決與彈性的應變能力。

二、學齡前期兒童之主要照顧者親職的個人與家庭因素

與正向親職有關的個人與家庭因素有兒童特質、父母特質與婚姻關係（Russell, 1997）；父母就業狀況、教育程度等、家庭風險因子有家庭結構、不友善社區環境中的社交孤立、資源不足問題（李旻昱、趙善如，2009）。兒童發展遲緩、行為問題與低收入家庭（Ellingsen, 2014），家庭因素主要有家庭風險因子與家庭居住地區。

（一）家庭的風險因子

造成家庭弱勢的風險因子有失業、疾病、身心障礙等因素，家庭在社會支持上的匱乏，會影響家庭的生活品質（趙善如，2006）。有些家庭是因處於某種或多種形式的弱勢困境，以致親職功能未能有效發揮回應家庭需求，如身心障礙、原住民、新住民、貧困家庭、單親或隔代教養家庭等（莊文芳，2019）。

（二）家庭居住地區

在農村和偏遠地區家庭，因為地理上的疏離而難以接近所需資源，較難保護兒童的安全；同樣地，都市地區的家庭也會因社會孤立而難以取得所需資源（趙葳譯，2011）。貧困社區將使照顧者的生活壓力增加，如不便的資源、更不友善與疏離的社區關係、缺乏信任與互助的鄰里等，進而導致照顧子女的支持與資源不易取得（白倩如，2017）。

三、社會資源及其支持功能

（一）正式資源與非正式資源

Kingmakers將資源分為醫療保健、福利服務機構、學校、圖書館、娛樂設施等類別（林勝義，2011）。以家庭為中心的正式資源，如托育服務（謝秀芬，2016）；親職教育（郭靜晃，2015）；到宅親職示範、育兒指導、家務指導（簡慧娟等人，2020）。實物與金錢補助、經濟

協助、生活扶助等（彭懷真，2018；鄭麗珍，2020）。非正式資源指的是配偶、成年子女、兄弟和父母；朋友和鄰居（黃源協等人，2017）。

（二）社會支持功能

社會支持由社區、社會網絡和親密伴侶所提供的感知的和實際的工具性或表達性支持，其中感知的支持是個人主觀的評量（宋麗玉，2012）。整體的社會支持對於親職壓力有保護緩衝作用、直接減輕或間接調節親職壓力與父母的心理健康（Shepherd et al., 2020）。父母知覺到的社會支持會降低親職壓力，致使父母有更多的正向親職（Respler-Herman et al., 2012）。

「實質性支持」為最直接也最容易獲得的一種資源，是指提供服務或物質幫助他人解決實際問題（邱文彬，2001；Jacobson, 1986）；側重於財務或交通上的協助（Shepherd et al., 2020）；「情緒性支持」是一種鼓勵、個人溫暖、愛或情感的支持（邱文彬，2001）；透過鼓勵、安慰、興趣和關心來增強自尊和歸屬感（Shepherd et al., 2020）。

訊息性支持為給予訊息、建議或指導的支持（邱文彬，2001）。例如，建議、反饋、肯定，使個人能夠應對面臨的問題（Vekkila et al., 2018）。提供有關資源或應對策略的資訊來幫助應對壓力或解決

問題（Shepherd et al., 2020）。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正向親職的影響因素，研究架構呈現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個人、家庭因素；社會資源、知覺到的社會支持功能與正向親職之間的關係。

二、資料收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量化研究調查學齡前兒童之主要照顧者正向親職影響因素。新竹市蘊藏著豐富的文化歷史內涵、擁有多元化的海岸生態與高科技的產業，屬於人口集居式的中型城市，轄區內分東區、北區、香山區（洪懿聲，2013）。本研究採用叢集抽樣法，於2022年1月以新竹市幼兒園名冊為依據，以區為單位，在新竹市東區、北區與香山區各區公立、非營利、與私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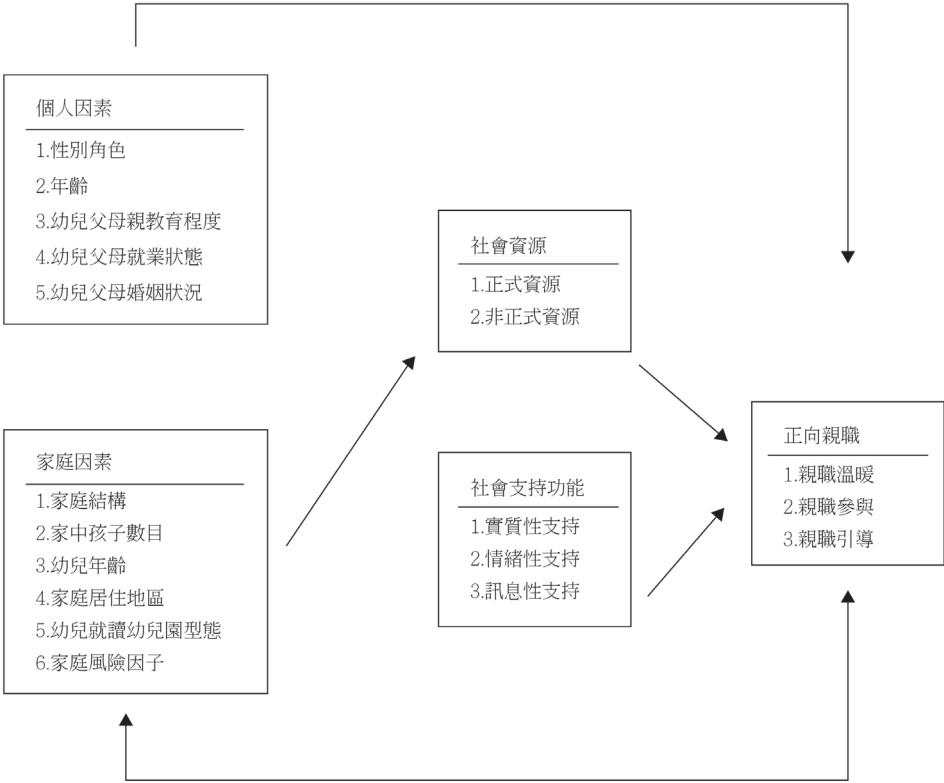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幼兒園為單位，一區各三家不同類型的幼兒園，一家40人，共三區九家幼兒園3~6歲幼兒的主要照顧者共360人，必須是年滿20歲以上幼兒的母親、父親；不包括幼兒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等。

研究問卷由研究者自行設計，施測於2023年2月以招募文宣電話連絡抽樣到的九家幼兒園主管徵詢接受協助研究的意願後，再由其發送與回收問卷給研究者，共發送360份問卷，透過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徵詢父母參與研究意願，有效回收問卷有247份，回收率為69%。

三、測量工具設計

本研究問卷共分四大部份，分別以內部一致性信度與因素分析檢測信效度後刪題，第一部份《正向親職量表》，原20題刪除7、8、10、16、19五題，有親職溫暖（五題）；親職參與（六題），親職引導（四題），小計15題，Cronbach α 值為0.891；第二部份《社會支持資源與支持功能量表》，（一）主要照顧者獲得的社會支持功能有訊息性支持（六題）；情緒性支持（四題）；實質性支持（四題），由原設計18題刪掉4、5、12、14題，小計14題，Cronbach α 值為0.925。（二）獲得的社會資源（共三題複選題）。第三部分則為《主要照顧者個人及家庭背景量表》，包括個人因素的性別角色、年齡、幼兒父母教育程度、就業狀態。家庭

因素中有家庭結構、家中孩子數目、家庭居住地區共10題。本研究應用SPSS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四、研究倫理

本研究於2023年1月30日經過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核可通過簡易審查（REC編號11112ES138），提供研究對象2022-12-25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通過的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研究問卷、招募文宣，以符合知情同意程序，維護研究對象的隱私及個資保密之權益。

肆、研究結果分析

一、學齡前兒童之主要照顧者的個人及家庭基本特性

在本研究中，247位研究對象以幼兒母親居多（72.9%）；年齡以31-40歲居多（54.7%）。幼兒父親教育程度以大學（專）以上居多（81.3%）；幼兒母親教育程度以大學（專）以上居多（83.8%）；幼兒父親就業狀態為全職固定職業工作者（93.9%）；幼兒母親就業狀態為全職固定職業工作者（58.7%）。幼兒父母婚姻狀況已婚者（91.5%）；幼兒所處家庭型態以小家庭居多（55.5%）。家中孩子數目以有2位小孩居多（54.7%）；家中就讀幼兒園依

序為非營利幼兒園（35.0%）、私立幼兒園（34.1%）、公立幼兒園（30.9%）；在家庭居住地區，以新竹市東區居多（37.8%），其次為北區（29.3%），香山區（28.0%）；家中沒有風險因子居多（83.3%），家中有老人家需照顧者（5.6%）；疑似發展遲緩兒（4.5%）（詳見表1）。

二、社會支持與正向親職的描述性分析

（一）社會支持功能的描述性分析

以訊息性支持而論，在教養孩子有困難時，有人可以提供給我意見

（67.6%）；當我在教養困惑時，有人可以提供給我具體作法（63.5%）；當我有教養困擾時，有人可以提供建議給我（63.1%）；有人可以鼓勵關心我在教養上的困難（62.8%）；有人可以提供給我教養上的諮詢意見（62%）；有人可以幫我想一些關於教養幼兒的方法（55.4%）。

在情緒性支持中，有人可以關心我的身心健康狀況（占94.7%）；我與家人在親職參與的分工是平衡的（70.4%）；當我心情難過時，有人可以安慰支持我（66.4%）；有人可以分享我在教養子女

表 1 學齡前兒童之主要照顧者的個人及家庭基本背景特性次數分配表（N=247）

變項人數（%）		變項人數（%）	
1. 性別		4.幼兒父親教育程度	
男性	67（27.1%）	國中以下	5（2.0%）
女性	180（72.9%）	高中（職）	41（16.7%）
2. 家中的角色		大學（專）	121（49.2%）
幼兒母親	180（72.9%）	研究所以上	79（32.1%）
幼兒父親	67（27.1%）	遺漏值	1（0.4%）
3.年齡		5. 幼兒母親教育程度	
20歲以下	2（0.8%）	國中以下	6（2.4%）
20-30歲	13（5.3%）	高中（職）	34（13.8%）
31-40歲	135（54.7%）	大學（專）	162（65.6%）
41-50歲	94（38.1%）	研究所以上	45（18.2%）
50-65歲	3（1.2%）		

變項人數 (%)	變項人數 (%)
<p>6. 幼兒父親就業狀態</p> <p>沒有工作 2 (0.8%)</p> <p>全職工作 (固定職業) 232 (94.3%)</p> <p>兼職工作 (固定職業) 7 (2.8%)</p> <p>兼職工作 (非固定職業) 5 (2.0%)</p> <p>遺漏值 1 (0.4%)</p> <p>7. 幼兒母親就業狀態</p> <p>沒有工作 74 (30.1%)</p> <p>全職工作 (固定職業) 145 (58.9%)</p> <p>兼職工作 (固定職業) 17 (6.9%)</p> <p>兼職工作 (非固定職業) 10 (4.1%)</p> <p>8. 幼兒父母婚姻狀況</p> <p>已婚 226 (91.5%)</p> <p>已婚但分居 1 (0.4%)</p> <p>離婚 14 (5.7%)</p> <p>配偶死亡 1 (0.4%)</p> <p>其他 5 (2.0%)</p> <p>9. 幼兒所處家庭型態</p> <p>大家庭 55 (22.3%)</p> <p>折衷家庭 47 (19.0%)</p> <p>小家庭 137 (55.5%)</p> <p>單親家庭 6 (2.4%)</p> <p>隔代教養家庭 2 (0.8%)</p> <p>10. 家中孩子數目</p> <p>僅有1位 56 (23.0%)</p> <p>2位小孩 135 (55.3%)</p> <p>3位小孩 53 (21.7%)</p>	<p>11. 家中有幼兒小孩的數目</p> <p>僅有1位幼兒小孩 127 (51.6%)</p> <p>有2位小孩 91 (37.0%)</p> <p>有3位小孩 26 (10.6%)</p> <p>遺漏值 3 (0.8%)</p> <p>12. 家中有幼兒的年齡</p> <p>3歲 43 (17.6%)</p> <p>4歲 77 (21.9%)</p> <p>5歲 92 (26.1%)</p> <p>6歲 98 (27.8%)</p> <p>0-2歲 42 (11.9%)</p> <p>13. 家中就讀幼兒園</p> <p>公立幼兒園 76 (30.9%)</p> <p>非營利幼兒園 86 (35.0%)</p> <p>私立幼兒園 84 (34.1%)</p> <p>14. 家庭居住地區</p> <p>新竹市東區 93 (37.8%)</p> <p>新竹市北區 72 (29.3%)</p> <p>新竹市香山區 69 (28.0%)</p> <p>新竹市以外縣市 12 (4.9%)</p> <p>遺漏值 1 (0.4%)</p> <p>15. 家庭中的風險因子</p> <p>中低收入家庭 6 (2.4%)</p> <p>家有身心障礙者 5 (2.0%)</p> <p>家有疑似發展遲緩兒 11 (4.5%)</p> <p>家有原住民成員 4 (1.6%)</p> <p>家有新住民成員 5 (2.0%)</p> <p>家有老人家需照顧者 14 (5.6%)</p> <p>以上皆無 205 (83.3%)</p>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方面的感受（66.4%）；有人可以傾聽我的情緒感受（64.8%）。

在實質性支持中，我有獲得交通接送上的協助（43.4%）；我有獲得物質提供的支持（42.5%）；有人可以提供給我金錢上的幫忙（37.2%）；有人可以借給我東西或金錢（36%）。見表2。

（二）社會支持來源的描述性分析

近二年來，從非正式資源中獲得的協助在11項填答中，前三項依序為配偶（26.7%）、幼兒的外婆（15.9%）、幼兒的奶奶（12.2%）；從正式資源中獲得的協助在九項填答中，前三項依序為幼兒園老師（62.1%）、醫護人員（20.1%）、親職教育宣導老師

表 2 社會支持功能次數分配及百分比統計表（N=247）

題 目	從不如此 次數 (%)	很少如此 次數 (%)	有時如此 次數 (%)	經常如此 次數 (%)	總是如此 次數 (%)	平均數 (標準差)
【訊息性支持】						
11.有人可以鼓勵關心我在教養上的困難	6 (2.4%)	20 (8.1%)	65 (26.3%)	100 (40.5%)	55 (22.3%)	3.72 (0.980)
13.在教養孩子有困難時，有人可以提供給我意見	3 (1.2%)	14 (5.7%)	63 (25.5%)	109 (44.1%)	58 (23.5%)	3.83 (0.895)
15.當我在教養困惑時，有人可以提供給我具體作法	3 (1.2%)	23 (9.3%)	64 (25.9%)	106 (42.9%)	51 (20.6%)	3.72 (0.935)
16.有人可以提供給我教養上的諮詢意見	4 (1.6%)	22 (8.9%)	67 (27.1%)	99 (40.1%)	54 (21.9%)	3.72 (0.960)
17.當我有教養困擾時，有人可以提供建議給我	5 (2.0%)	21 (8.5%)	65 (26.3%)	108 (43.7%)	48 (19.4%)	3.70 (0.945)
18.有人可以幫我想一些關於教養幼兒的方法	11 (4.5%)	21 (8.5%)	78 (31.6%)	92 (37.2%)	45 (18.2%)	3.56 (1.026)

題 目	從不如此 次數 (%)	很少如此 次數 (%)	有時如此 次數 (%)	經常如此 次數 (%)	總是如此 次數 (%)	平均數 (標準差)
【情緒性支持】						
7.有人可以傾聽我的 情緒感受	7 (2.8%)	22 (8.9%)	56 (22.7%)	101 (40.9%)	59 (23.9%)	3.71 (1.053)
8.有人可以關心我的 身心健康狀況	0 (0%)	4 (1.6%)	39 (15.8%)	142 (57.5%)	62 (25.1%)	3.72 (1.038)
9.當我心情難過時， 有人可以安慰支持我	5 (2.0%)	23 (9.3%)	55 (22.3%)	94 (38.1%)	70 (28.3%)	3.81 (1.015)
10.有人可以分享我 在教養子女方面的 感受	6 (2.4%)	19 (7.7%)	58 (23.5%)	98 (39.7%)	66 (26.7%)	3.81 (0.997)
【實質性支持】						
1.有人可以提供給我 金錢上的幫忙	52 (21.1%)	55 (22.3%)	48 (19.4%)	46 (18.6%)	46 (18.6%)	2.91 (1.413)
2.我有獲得交通接送 上的協助	52 (21.1%)	41 (16.6%)	47 (19.0%)	52 (21.1%)	55 (22.3%)	3.07 (1.454)
3.我有獲得物質提供 的支持	39 (15.8%)	34 (13.8%)	69 (27.9%)	61 (24.7%)	44 (17.8%)	3.15 (1.309)
6.有人可以借給我東 西或金錢	47 (19.0%)	52 (21.1%)	59 (23.9%)	51 (20.6%)	38 (15.4%)	2.92 (1.34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7.8%)；獲得的社區福利服務或社區設施，在九項填答中，前三項依序為親子館、婦幼館等設施(23.4%)、網路媒體(21.3%)、醫療院所、衛生所(17.4%)。見表3。

三、正向親職的描述性分析

在親職溫暖中，主要照顧者會經常和總是安全地擁抱、肢體接觸幼兒(95.1%)；會鼓勵贊許幼兒(92.3%)；會對幼兒面帶微笑(91.1%)；會對幼兒表達正向情緒

表 3 社會支持來源次數分配表 (N=247)

變項人數 (%)	變項人數 (%)
19. 近二年來，從非正式支持資源中獲得的協助有	20. 近二年來，從正式支持資源中獲得的協助有
(1) 配偶 206 (26.7%)	(1) 醫護人員 70 (20.1%)
(2) 幼兒的外婆 123 (15.9%)	(2) 幼兒園老師 216 (62.1%)
(3) 幼兒的奶奶 94 (12.2%)	(3) 社工人員 10 (2.9%)
(4) 幼兒的爺爺 63 (8.2%)	(4) 心理輔導人員 1 (0.3%)
(5) 幼兒的外公 94 (9.8%)	(5) 親職教育宣導老師 27 (7.8%)
(6) 主要照顧者的 兄弟姊妹 72 (9.3%)	(6) 里長 3 (0.9%)
(7) 親戚 24 (3.1%)	(7) 區公所人員 1 (0.3%)
(8) 朋友 79 (10.2%)	(8) 其他 20 (5.7%)
(9) 鄰居 18 (2.3%)	21. 近二年來，獲得的社區福利服務或社區設施
(10) 宗教人員 7 (0.9%)	(1) 經濟補助 33 (6.4%)
(11) 其他 10 (1.3%)	(2) 物資提供 11 (2.1%)
	(3) 醫療院所、衛生所 90 (17.4%)
	(4) 網路媒體 110 (21.3%)
	(5) 親子館、婦幼館 等設 121 (23.4%)
	(6) 圖書館設施 75 (14.5%)
	(7) 休閒娛樂設施 49 (9.5%)
	(8) 社區活動中心 14 (2.7%)
	(9) 其他 14 (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90.3%)；有陪伴幼兒遊戲的習慣(76.1%)。

在親職參與中，主要照顧者會敏感到孩子的需求(84.1%)；會彈性地處理突發事件(83.4%)；當有衝突發生時，家人會互相協商各種決定(82.1%)；

當發生親子衝突時，會彈性地處理問題(77.3%)；當幼兒犯錯時，會獲得接納(75.1%)；會保持冷靜處理孩子的負面行為(68%)。

在親職引導中，當幼兒在學校中遇到困擾時，會溫和傾聽孩子的想法

表 4 正向親職之次數分配及百分比統計表 (N=247)

題 目	從不如此 次數 (%)	很少如此 次數 (%)	有時如此 次數 (%)	經常如此 次數 (%)	總是如此 次數 (%)	平均數 (標準差)
【親職溫暖】						
2.我會對幼兒面帶微笑。	0 (0%)	1 (0.4%)	21 (8.5%)	155 (62.8%)	70 (28.3%)	4.19 (0.591)
5.我會鼓勵贊許幼兒。	0 (0%)	1 (0.4%)	18 (7.3%)	122 (49.4%)	106 (42.9%)	4.35 (0.631)
1.我會對幼兒表達我的正向情緒	0 (0%)	3 (1.2%)	21 (8.5%)	139 (56.3%)	84 (34.0%)	4.23 (0.650)
3.我會安全地擁抱、肢體接觸幼兒	0 (0%)	2 (0.8%)	10 (4.0%)	87 (35.2%)	148 (59.9%)	4.54 (0.616)
4.我有陪伴幼兒遊戲的習慣	0 (0%)	5 (2.0%)	54 (21.9%)	118 (47.8%)	70 (28.3%)	4.02 (0.765)
【親職參與】						
9.我會保持冷靜處理孩子的負面行為	0 (0%)	4 (1.6%)	75 (30.4%)	128 (51.8%)	40 (16.2%)	3.83 (0.709)
12.當發生親子衝突時，我會彈性地處理問題	2 (0.8%)	8 (3.2%)	61 (24.7%)	113 (45.7%)	63 (25.5%)	3.96 (0.683)
14.我會彈性地處理突發事件	1 (0.3%)	2 (0.8%)	38 (15.4%)	149 (60.3%)	57 (23.1%)	4.05 (0.673)
13.當有衝突發生時，家人會互相協商各種決定	0 (0%)	5 (2.0%)	39 (15.8%)	131 (53.0%)	72 (29.1%)	4.09 (0.724)
6.當幼兒犯錯時，會獲得接納	0 (0%)	3 (1.2%)	57 (23.1%)	127 (51.4%)	60 (24.3%)	3.99 (0.724)
11.我會敏感到孩子的需求給予適時的回應	0 (0%)	2 (0.8%)	36 (14.6%)	148 (59.9%)	61 (24.7%)	4.09 (0.648)

題 目	從不如此 次數 (%)	很少如此 次數 (%)	有時如此 次數 (%)	經常如此 次數 (%)	總是如此 次數 (%)	平均數 (標準差)
【親職引導】						
18.我與家人在親職參與的分工是平衡的	11 (4.5%)	21 (8.5%)	78 (31.6%)	92 (37.2%)	45 (18.2%)	3.91 (0.892)
15.我與家人在管教幼兒態度是一致的	0 (0%)	11 (4.5%)	60 (24.3%)	116 (47.0%)	60 (24.3%)	3.91 (0.812)
17.我會理性地面對幼兒在學校遇到的人際困擾	0 (0%)	1 (0.4%)	20 (8.1%)	124 (50.2%)	102 (41.3%)	4.32 (0.638)
20.當幼兒在學校中遇到困擾時，我會溫和傾聽孩子的想法	1 (0.4%)	4 (1.6%)	15 (6.1%)	102 (41.3%)	125 (50.6%)	4.40 (0.71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91.9%)；會理性地面對幼兒在學校遇到的人際困擾(91.5%)；與家人在管教幼兒態度是一致(71.3%)；與家人在親職參與的分工是平衡的(70.4%)。見表4。

四、社會支持功能與正向親職之相關分析

在247位研究對象中，獲得的訊息性支持與正向親職各內涵皆有顯著相關，其

中情緒性支持分別與親職引導、親職溫暖有顯著相關；實質性支持僅與親職溫暖有顯著相關。訊息性支持是親職溫暖、親職引導與親職參與的影響因素之一，情緒性支持是親職溫暖、親職引導的影響因素之一；實質性支持則是親職溫暖的影響因素之一，訊息性支持的相關性高於情緒性支持、實質性支持。見表5。

表 5 社會支持功能與正向親職之相關分析

變項名稱	親職溫暖	親職引導	親職參與
訊息性支持	0.317**	0.335**	0.260**
情緒性支持	0.284**	0.299**	
實質性支持	0.156*		

*P<.05 **P<.01 ***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學齡前兒童主要照顧者的社會支持功能、社會支持資源與正向親職的描述性分析

在247位研究對象中，六成以上的主要照顧者可以獲得教養意見、具體作法、建議、諮詢意見等訊息性支持，獲得教養方法則不到六成。在情緒性支持中，有人關心身心健康狀況者高達九成以上，六成以上可以獲得參與分工、安慰支持、分享感受、傾聽感受等。在實質性支持則相對地不足，依序為交通接送、物質提供、金錢提供、借東西或金錢等皆不到五成。配偶為主要的非正式支持資源；幼兒園老師為最主要的正式支持資源，親子館／婦幼館與網路媒體、醫療院所則不相上下，不管是正式與非正式支持資源的排序，62.1%的主要照顧者視幼兒園老師為最主

要的支持資源，遠超過配偶（26.7%）。

在正向親職方面，九成以上會有安全、鼓勵、正向的親職溫暖，僅七成六有陪伴幼兒的習慣；七成以上有敏感、彈性、接納的親職參與，僅六成八可以冷靜的面對衝突、負面情緒等。九成以上可以溫和、理性的親職引導；七成以上的父母教養有一致性，且分工平衡。

（二）正向親職的性別角色差異性

在非正式資源中，配偶是最容易獲得的資源、其次是直系親屬，然後是朋友，親屬是最少的支援（Shepherd et al., 2020）。父職受到配偶支持更能夠表現出正向親職行為，母親仍是親職之主要負責人（邱珍琬，2023）。本研究對象有七成三為母親，同時在非正式資源的排序為配偶、幼兒的奶奶、外婆，社會建構女性為主要照顧的角色，不同性別角色，親職仍然必須有意識的合作，強調配偶間的情緒

性支持。

（三）社會支持功能與正向親職的間接影響

Jacobson（1986）指出「情緒性支持」在危機期間是最適當的；在轉變時間，則需要「訊息性支持」；到了「不足狀態」時，「實質性支持」成為最重要者。個體面臨轉變（如作父母）時則需要較為多元的支持網絡（Hammer, 1983，引自邱文彬，2001）。在本研究中，父母獲得訊息、情緒與實質性支持三者，較能做到正向關心表達的親職溫暖；獲得訊息、情緒性支持後，較能有教養一致的親職引導；獲得訊息性支持後，較能敏感於孩子需求、接納、冷靜的親職參與。

二、建議

（一）促進父母的正向認知與共親職的合作

在親職教育與諮詢中，引導父母覺察主流意識形態的教養信念，如「不要輸在起跑點上」，「理想教養」的迷思，改以扮演「夠好的父母」、「彈性教養」的正向認知，以降低父母的憂鬱、冷淡、沮喪等負面情緒，協助父母調適壓力，改善心情。在親子互動中理性、不情緒化，少評價的態度，有賴於鼓勵接納的情緒性支持。

同時，共親職強調夫妻間的合作無間，在配偶與孩子互動時給予支持，而非相互干涉與抵制，重視與配偶之間的平權態度、互相分工以及教養協議，相互間的情緒性支持與教養一致性、包括幼兒手足之間的公平訊息，特別有助於親職引導的正向親職。

（二）發展親職網絡連結的分擔互補支持功能

社會支持的緩衝效應，在於父母獲得社會支持後，經過評估過程降低親職壓力，而有正向親職。Litwak依職務取向模式，正式與非正式照顧網絡是「分擔的功能」，各支持要素基於不同的連帶關係和結構特性而提供相異的照顧項目，而整個相關的支持要素形成合理和周延的分工（引自呂寶靜，2001）。非正式支持的資源如配偶、幼兒的外婆、奶奶執行的比較是幼兒照顧日常生活知識的項目；相對地，正式支持資源如幼兒園老師、親子館／婦幼館、網路媒體、醫療院所等分擔的比較是專業知識技術，有其相對的訊息影響力。

國內學齡前兒童之生活支出項目主要為食物、教育、才藝及托育（衛生福利部，2023）。幼兒園老師為關鍵資源，其所提供的托育服務，建立在市場與社會交換之間的付費機制，托育服務由家長依據不同型態的幼兒園付費，加上社會比較的

教養心理，才藝班的支出等，相當有實質性支持的需求，同時連帶地與訊息性的支持有所交互作用。

訊息性支持對於降低親職壓力有相當的價值（Guralnick et al., 2018）。非正式資源和社交媒體被認為比正式資源更有幫助，社交媒體被用於情緒和訊息支持（Guralnick et al., 2008）。網路社區有助於家長學習扮演與發展更積極之親職角色，利用網路論壇或社群網站，討論幼兒教養經驗與建構社會支持情感；獲得互惠式的教養建議，尋求網路社區的支持性鼓勵和信任（Eriksson & Salzmänn-Erikson, 2013；引自陳儒晰、張義雄，2016）。

親職互動未必來自於個人心理壓力，可能來自於知識不足或錯誤，因此，充分

正確的教養知能對於訊息性支持有所幫助，其中善用網路媒體可以降低各城鄉社區的差異。

陸、結語

正向親職在於父母的正向認知、社會資源與社會支持功能的交互效果，拓展正式資源與非正式資源的多樣性、可獲得性，與有效的社會支持，進而降低親職壓力，提升正向親職，促進學前兒童發展。

（本文作者為玄奘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關鍵詞：學齡前兒童、正向親職、社會支持

參考文獻

- 白倩如（2017）。〈建構兒童保護初級預防社區保護因子之芻議——家庭中心取向〉。《社會發展研究學刊》，專刊，97-109。<https://doi.org/10.6687/JSDS.201711/SP.0004>
- 呂寶靜（2001）。《老人照顧：老人、家庭、正式服務》。五南。
- 宋麗玉（2012）。〈社會支持網絡、壓力因應與社會網絡處遇〉。載於宋麗玉（主編），《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頁305-334）。洪葉。
- 李旻昱、趙善如（2009）。〈高風險兒童少年家庭風險產生類型與影響因素〉。《東吳社會工作學報》，20，63-93。<https://doi.org/10.29734/SJSW.200906.0003>
- 林勝義（2011）。《社區工作》。五南。
- 林惠雅（2010）。〈父母共親職類型與親職壓力之探討〉。《應用心理學研究》，46，125-151。
- 林惠雅、周玉慧（2009）。〈婚姻教養互動類型及親職參與：人夫、人妻與人父、人母〉。

- 《教育心理學報》，41，167-183。
- 林萬億（2018）。〈學校社會工作評估與介入〉。載於林萬億、黃韻如、胡中宜、蘇寶蕙、張祉翎、李孟儒、黃靖婷、蘇迎臨、林佳怡、鄭紓彤、蔡舒涵、盧筱芸，《學生輔導與學校社會工作》（頁171-230）。五南。
- 林萬億（主編）（2021）。《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五南。
- 邱文彬（2001）。〈社會支持因應效果的回顧與展望〉。《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11（4），311-330。
- 邱珍琬（2023）。《親職教育》。五南。
- 洪懿聲（2013）。〈新竹市私立幼兒園經營困境與發展策略之調查研究〉。《幼兒教育》，311，34-50。
- 美國人道協會（American Humane Association）（2011）。〈風險評估〉。載於鄭麗珍（總校閱），《兒少保護社會工作》（趙葳譯）。洪葉。
- 莊文芳（2019）。〈萬靈丹或安慰劑？多元社會下親職教育設計的再思考〉。《社區發展季刊》，167，140-161。
- 郭靜晃（2015）。《親職教育實務——家庭、學校與社區關係》。揚智。
- 陳惠茹（2015）。〈教養嬰幼兒親職壓力之研究：以家庭壓力理論分析〉。《幼兒教保研究期刊》，14，19-39。
- 陳儒晰、張義雄（2016）。〈幼兒家長對網路親職教養諮詢的易用、實用、喜歡、使用態度與滿意度〉。《中華管理發展評論》，5（2），43-65。<https://doi.org/10.6631/JCMD.2016.5.2.43>
- 麥克尼、派斯（Mckenry, P. C., & Price. S. J.）（2004）。《家庭壓力》（鄭維瑄、楊康臨、黃郁婷譯）。五南。（原著出版年：1994）
- 彭淑華、趙善如（2020）。〈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服務脆弱家庭之實施與精進〉。《社區發展季刊》，172，234-254。
- 彭懷真（2018）。《家庭社會工作》。揚智。
- 程芷妍、沈瓊桃（2022）。〈影響離婚父母共親職品質之因子〉。《臺大社會工作學刊》，45，89-132。[https://doi.org/10.6171/ntuswr.202206_\(45\).0003](https://doi.org/10.6171/ntuswr.202206_(45).0003)
- 馮燕、江東亮、田旻立（2013）。〈臺灣大型調查用家長教養量表之發展〉。《幼兒教保研究期刊》，1-20。
- 黃源協、陳伶珠、童伊迪（2017）。《個案管理與照顧管理》。雙葉。
- 趙善如（2006）。〈家庭資源對單親家庭生活品質影響之探究：以高雄市為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13，109-171。<https://doi.org/10.6171/ntuswr2006.13.03>
- 衛生福利部（2023年11月23日）。《中華民國111年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兒童篇》。

<https://www.mohw.gov.tw/dl-86168-9a466094-0c39-4ed1-b95e-fdbc74e7c28e.html>

鄭麗珍（2020）。〈以個案評估為基礎的資源管理和跨網絡合作〉。《社區發展季刊》，172，8-26。

謝秀芬（2016）。《社會個案工作》（四版）。雙葉。

簡慧娟、簡杏蓉、吳建昇（2020）。〈脆弱家庭服務之推動現況與策進作為〉。《社區發展季刊》，172，225-233。

Akcinar, B., & Shaw, D. S. (2018). Independent contributions of early positive parenting and mother-son coercion on emerging social development. *Child Psychiatry & Human Development*, 49, 385-395. <https://doi.org/10.1007/s10578-017-0758-4>

Cullum, K. A., Goodman, S. H., Garber, J., Korelitz, K., Sutherland, S., & Stewart, J. (2022). A 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 to enhance positive affect in children of previously depressed mother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6(5), 692-703. <https://doi.org/10.1037/fam0000972>

Ellingsen, R., Baker, B. L., Blacher, J., & Crnic, K. (2014). Resilient parenting of preschool children at developmental risk.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58(7), 664-678. <https://doi.org/10.1111/jir.12063>

Guralnick, M. J., Hammond, M. A., Neville, B., & Connor, R. T. (200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rces and functions of social support and dimensions of child- and parent-related stress.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Research*, 52(12), 1138-1154. <https://doi.org/10.1111/j.1365-2788.2008.01073.x>

Jacobson, D. E. (1986). Types and timing of social support.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27(3), 250-264.

Putti, M. H., & Brady, B. (2011). From tea and sympathy to optimal matching of need: Developing a shared vision for a community-based family support service. *Child Care in Practice*, 17(3), 271-284. <https://doi.org/10.1080/13575279.2011.581650>

Respler-Herman, M., Mowder, B. A., Yasik, A. E., & Shamah, R. (2012). Parenting beliefs, parental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1, 190-198.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1-9462-3>

Roehlkepartain, E. C., & Syvertsen, A. K. (2014). Family strengths and resilience: Insights from a national study. *Reclaiming Children and Youth*, 23(2), 13-18.

Russell, A. (1997). Individual and family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mothers' and fathers' positive paren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1(1), 111-132. <https://doi.org/10.1080/016502597385018>

Shepherd, D., Landon, J., Goedeke, S., & Meads, J. (2020). The cold shoulder or a shoulder to cry on?

- Mechanism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social support in the ASD parenting context.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50(12), 4331-4343. <https://doi.org/10.1007/s10803-020-04487-3>
- Su, S., Pettit, G. S., Lansford, J. E., Dodge, K. A., & Bates, J. E. (2020). Children's competent social-problem solving across the preschool-to-school transition: Developmental changes and links with early parenting. *Social Development*, 29(3), 750-766. <https://doi.org/10.1111/sode.12426>
- Vekkaila, J., Virtanen, V., Taina, J., & Pyhälä, K. (2018). The function of social support in engaging and disengaging experiences among post PhD researchers in STEM disciplines.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43(8), 1439-1453. <https://doi.org/10.1080/03075079.2016.1259307>